示弱

姜龙飞

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示弱掌故，也许该数清代道光年间的夺嫡之争。

道光帝晚年，为在四子奕詝（即后来的咸丰帝）和六子奕訢之间立谁为储君的问题上，曾一度大伤脑筋，踌躇难断，不得不煞费苦心，对二位进行反复测试。据清代笔记载，道光帝一次外出行围打猎，命二人随行，其意不在巡狩助兴，而在测试二人的骑射功夫。不料，围场之内，面对飞禽走兽，四阿哥毫无争胜欲望，“但坐观他人骑射”，不发一枪一矢，一味示弱，似乎有意给弓马娴熟的六弟让道。道光帝大惑不解，诘问究竟。奕詝答曰：“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道光帝闻言，顿时感动万分，叹曰：“真有人君之度啊！”

尽管皇帝被蒙得一愣一愣的，最终把皇位交给了咸丰，但冷眼旁观的史家清楚，四阿哥这是依从了师傅杜受田的计谋，以仁制勇，以弱凌强，玩了一把夺嫡的把戏，权术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在“此一生荣枯关头”，敢于冒险示弱，将命运前途押作赌注，逆旅争胜，绝非要耍小聪明的档次，需要大智大勇。

从骨子里说，没有谁乐意在人前示弱，人群中我们最常见的都是逞强，越是明摆着要输，越是喜欢亮肌肉，摆阔气，吹牛皮。哪怕潦倒如阿Q一般，也绝不甘心轻易认栽：“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示弱，大抵跟谦虚相近，与坦诚结伴，和勇敢并称，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因为不容易做到，所以广受认同。谁不愿意同低调透明乐于担当这样一些美好的元素结缘呢？

但是，将示弱当作权谋来玩，其质地的纯净度肯定大打折扣，虽然效果常常出人意料的好。最近一个时期，荧屏中密度颇高的选秀类节目，以退为进，以示弱争胜的选手越来越多。最常见的，便是痛说身世。诸如自幼失怙、单亲抚孤，孑然飘零、有家难回、天亮打工、天黑练嗓之类的故事，成为选手们开唱前经常奏响的一道过门。常常赚得评委哭天抹泪，搅得满场群情沸反。哪怕公子小姐冷血到无肠，先自软了你的蟹脚。不知道个中真情如何，扮可怜吗？让人虚实难辨。抑或幕后果然有公关助推？何以个例竟成风景，风靡了偌大一座娱乐舞台？但凡将示弱拿来搭桥铺路的，几乎可以肯定，其中的“豆腐渣”必定不少。

悲悯之情，人皆有之。充分满足人的悲悯之欲，任其在满足中享受上位，忘乎所以，尽情施舍，是一种迂回的心战伎俩，远比逞强的档次要高，胜算的概率自然不低。能够逆常情而动，在人性最柔软的部位下手，出人意表，游刃有余，其人生的历练大概很透，其情商的指数一定很高，但道德的牵扯未免莫衷一是。

即便是真的，你老是将自己的溃疡当众揭开，把红肿夸成艳若桃李，岂不也很恶心？更别说造假。

奕詝果然赢了，咸丰帝果然赢了，在示弱显身为王道的那一刻，老天爷一定黑霾了半边老脸。

在『绿房子』里学跳舞

钱绍昌

2009年，《现代家庭》杂志连续刊登了我写的三篇文章，内容是回忆我在青少年时期跳舞的经历。想不到这几篇游戏之作竟然引起名作家程乃珊女士的注意，她给我电话，说是要跟我合作，举行几次讲座，对象是年轻的宣传干部，让他们对旧上海有一点粗浅的了解，那是市委宣传部委托她举办的。乃珊的母亲是圣约翰大学教育系的校友，比我高几届。每次圣约翰开校友会，乃珊都像小尾巴一样跟在母亲后面，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不断地找人采访，如饥如渴地汲取关于旧上海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成了她许多小说的基本素材。圣约翰每年举行圣诞舞会时，乃珊也是积极参加者。乃珊诞育于清德雅望之家，然而她毫无矜持之态，而是十分热情、活泼，爱交朋友，她那圆圆的笑脸很有亲和力，因此我跟乃珊也就成了朋友。

在此以前，我参加过一次乃珊组织的上海“老克勒”座谈会，我觉得组织得很不错，也就同意参加这次讲座了。讲座中由我介绍旧上海教会学校的生活，特别是我跳舞的经历。乃珊的丈夫严尔纯先生介绍那坐落在铜仁路333号（北京西路口）由邬达克设计的闻名沪上的“绿房子”。严先生是房主颜料大王吴同文的外孙，是在其中成长的。乃珊则身兼讲座的主持人和串联人。

我介绍自己的跳舞经历，从开始学跳舞讲起。我在高中三年级时开始学交谊舞，就是在绿房子里面学的。那是1948年初，我17岁。我在圣芳济中学的同班好友李启文住在绿房子斜对面的“觉园”，他跟吴同文的幼子是发小，常被拉到绿房子里去跳舞，也邀我一起去，我就傻乎乎地跟了去。绿房子里有一间豪华的圆形跳舞厅，是“弹簧地板”。吴同文全家在周末总在此举行舞会，加上李启文和我两个“来宾”，一共也不过十个人。那时我根本不会跳舞，也不敢请女士跳。吴同文的二太跳舞跳得最好，也十分和气，她总是主动地亲自一步一步地教我跳，是我的“启蒙”老师。就这样，逐渐地我学会了华尔兹、布鲁斯、伦巴……也敢壮着胆请吴同文的女公子们跳舞了。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严尔纯就风趣地插话：“我的小姨妈（吴同文的小女儿）漂亮吗？”“漂亮极了。”“那时你如果追上她，你就是我的小姨父了。”“那时我才是中学生，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哪里有此胆量呀。”接下来我介绍自己在1948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后第一次参加圣诞派对，由于没有女伴，就请人代请中西女中的一位高一的女生。这位我的第一个舞伴在解放前夕就远渡重洋去美国了，直到50年后才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中于上海重逢，两人相见，恍如隔世。在谈到在圣约翰大学参加派对时，乃珊插嘴了：“那时你认得英文系的程某某吗？”“我认得她，可她不认得我。她是校花呀。”“她是我的姑妈。那时你要是追上她，你就是我的姑父了。”“我可没有这么大的福气。”

如今已过去60余年。往事不堪回首。吴同文夫妇在“文革”初被迫自杀。和我一起在绿房子里跳舞的李启文和吴同文的幼子均早已作古。严尔纯的漂亮小姨妈和乃珊的校花姑妈也不知芳踪何在，但愿她们美丽如昔。俱往矣，可爱的青少年时代！

今宵灯谜

陈以鸿

九十九岁

（三字医学名词）

昨日谜面：爷爷（滑稽连续剧）

谜底：《老娘舅》（注：妈妈的公爹。舅，别解为“公爹”）

从容虚和沈觉初

许永生

约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午后，我初次见到了沈觉初先生。

那时，父亲对于子女的要求除学业以外，对于书法习字有更高的期望。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初临柳公权，虽谈不上什么天资，却也用功甚勤，日渐长进，因此常得些夸赞。我小学一二年级时，已把柳公权《玄秘塔》临摹得很像样了，但一直徘徊，难有提高。一天，隔壁新搬来的邻家阿哥说起他的一位老邻居，图章刻得好，写字功夫也是了得，离家不远，想介绍我去学习，我喜出望外。约好日子后，卷几张自己临好的习作，步行去往沈觉初先生在老北站附近的住处。先生住前楼，两位少年踩在陡斜的楼梯上，嘎吱嘎吱声回响在石库门里弄炙热的空气里。这声响，常常穿透记忆，扑我而来，我愈加感念命运的赐予。由此，与觉初先生相遇、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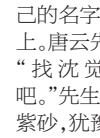
这位略长我父亲几岁的老法师看了我的习作，表扬了我，并说：学习书法是为了陶冶情操，重要的是把书念好。今后不宜再临柳公权了，应改习颜真卿。后来我才明白，柳公权的字不适合书法初学者，而且近代写柳体写得好的，几乎闻所未闻。先生身兼书画印刻，他考虑更多的是一位少年的开放成长，才有这般的提议。

沈觉初（1915——2008），字觉，斋号容膝，浙江德清人。十四岁进当铺学徒，余暇时间自学刻印，无师自通。后拜吴待秋先生为师，习山水，承袭吴师水墨浅绛之技法，颇有成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吴待秋先生介绍到上海。在上海，与吴湖帆、唐云、来楚生、谢稚柳等书画大家相识后，深感画艺不及，便急流勇退，以刻印自给，并攻竹刻。先生刻竹，常与唐云、来楚生先生共同切磋，以深刻、浅刻等刀法，保持画面原貌，摄原作书画之神，显于扇骨、臂搁以及竹木笔筒、砚台、砚盒等等，他的雕刻艺术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上书画名家经常请先生刻他们在笔筒及扇骨等上的作品。六十年代初，经李研吾、唐云推荐，先生进入朵云轩书画组负责收购工作。得天之厚，这为他今后的艺术之路，开创了新的天地。

先生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艺术家，虽经乱世冲击，人心变幻，但其举止行事，一贯持有一种旧时君子的做派，为人温良恭谦，做事沉潜专注。无论是对我这样的市井孺子，还是显贵名流，一概是从容虚和。对所刻所画随为友朋取去，从不计酬报，或有润格，一直也是很随意的。文人喜言淡泊名利，有很多人可以做到，有些人实则以此手法掩人耳目，抑或是失意时的自我遣怀。在我看来，先生的淡泊名利，如脉脉流水般的谦卑，天性使然。

山青云白　陆俨少画　沈觉初刻

先生刻壶，始于八十年代。据沈智毅先生说，当时，他想到要定制一批紫砂壶，邀请海上诸家在上边画画写字，得到谢稚柳、陈佩秋、唐云、陆俨少、关良、朱屺瞻、张大壮、王个簃、程十发、刘旦宅十大名画家应允，援笔相助。但是，由谁来刻？当时百废待兴，宜兴刻壶名手心有余悸，不敢动刀，更不敢把自己的名字落在作品上。唐云先生提议：“找沈觉初试试吧。”先生从未刻过紫砂，犹豫再三，耐不过老友的盛情，遂刀起壶泥。唐云先生提醒说：“刻壶时，刀法不能随己之心，要照着画的原貌来刻，使人一看就知道是谁画的。”先生心领神会。紫砂壶因为硬度、质地与竹木等材料不同，故而用刀使力，自然有所异，但是，在先生看来，镌刻之理，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依然像其他文玩铭刻一样，要用刀如笔，要求把原来的绘画意境忠实地表现出来，不失其笔意结体，更要不失其气韵精神。那时，他已年届七十，凭着他绘画、鉴画、刻竹的底蕴，很快就驾驭了刻壶的技法。完工后，拿到唐云先生处，笔意神采，高妙圆融，唐云先生赞不绝口。自此，二十多年光阴，先生刻壶一发不可收。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作为礼品送给辜振甫先生的紫砂壶，即为汪道涵先生题“茶乐”二字，由唐云先生画山水“一帆风顺”，壶底再刻上“海峡两岸会谈”的铭文，奏刀之人便是沈觉初先生。这也是先生一生中最为快意的事情之一。



先生晚年刻壶，更是胸有成竹，以刀代笔，以壶为纸，不做底稿，直接上刀，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尽现壶上。他的刀笔重塑了紫砂，令其脱胎换骨，中国书画的笔墨意趣润泽了紫砂壶刻的艺术。

他书、画、刻诸艺，一直到九十四岁未曾停歇。惭愧的是，我并未如先生所愿，取得什么课业上的精进，也万不敢自居为先生的弟子，我们之间更多的是跨越世纪绵延不绝的友谊与亲情。

明人明言微语录

释怀的境界

安谅

释怀，是一种境界。所有的不痛快，不管是谁制造的，我都释怀。我只想拥有释怀后的轻松怡然。

不是你的，你尽早释怀；无法得到的，也需要释怀。这样，你才有胸怀，去追求和拥抱属于你的世界。

胸襟之宽广，重要的不是发掘和拓展，而是从容的释怀。

要问释怀的天地有多大，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经纬无边。

不会释怀的人，是让未来为过去买单。他们怀揣着沉重的记忆前行，脸上多是愁云，步履自然蹒跚。

释怀，是对别人的大爱，也是对自己的善待。那些长久纠结于心的情绪疙瘩，是最有害的，它正吞噬着这人间的美好，滋长着蔓草和毒艾。

释怀，并非意味着全部的遗忘甚或背叛。释怀所有应该释怀的，而那些美丽的事物，铭记于心，也是让我释怀其他事物的源泉。

有时我不能释怀的是，我的释怀为何如此快捷。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很快也就释怀了，就像阳光总会出现，驱散了阴霾。

如果能从释怀中，感悟到幸福的方法论，这一定是真正自由的释怀！

释怀是向大自然、大智慧敞开了心胸。学会释怀，就是学会一种豁达乐观的生活，把握给自己心头敞亮、心境明净的机缘。

何必伤人自尊

薛松

国外有一家出售蛋糕的商店，在每逢圣诞期间，允许顾客先品尝一番蛋糕，再决定购买与否。

有位老人一瘸一拐地来到店里品尝蛋糕，对蛋糕的味道称赞一番，接着又不断地找借口品尝。在成群财大气粗、喜气洋洋采购蛋糕的顾客中间，老人的身影显得矮小可怜。店里有位男士动了恻隐之心，上前对老人说：『先生，请允许我为您购买这只蛋糕好吗？』老人布满皱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并决定买下这只蛋糕。老人的手颤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又一个硬币，等凑足了钱，才提着买下的蛋糕，步履蹒跚地离去。这才使得刚要送蛋糕给老人的那位男士万分内疚：即使做善事，又何必伤人自尊呢。

每逢冬至，我国有吃什么补什么的风俗。有一位举止得体的女子，为给丈夫进补，来到一家牛肉店铺，欲购『牛鞭子』。男店主赶忙迎上前，向她推销道：『男人食用了『牛鞭子』，能迅速补肾壮阳提高性功能，效果比进口的『伟哥』更胜一筹云云。』男店主这一番推荐，非但没把商品推销出去，还使女子感到羞赧，遂弃『鞭』而去。男店主竟不知已伤其自尊。

再来看看这个故事：某人在陶瓷售货摊前，想买一个夜壶。他选了好几种夜壶都嫌大，便对摊主说：『这里的夜壶就是太大。』摊主说：『冬天，夜长啊！』

其实摊主本可以说：『大？可装的尿多。』但那样会引起顾客反感，于是，摊主用了含蓄的方法，没让顾客尴尬。

其实，在生活中，那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式过马路』、『新上海人』等，都是尊重别人的表达方式。也许，我们将来有望把『老年痴呆症』等，改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这里面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灯花

半桌趣事

周侠民

近年几次参加书画艺术展，同道对我之落款多有兴趣：半桌翁？有蹊跷。我笑道：没啥花头，实话罢了。

退休回沪，蜗居斗室，环顾四周，十几平方米，一张床，一书桌，大半“江山”占尽。三个饱一个倒，能吃能睡能拉，健健康康；儿孙单过，不来啃老，乐得轻松。

然夕阳尚红，老来何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老伴全包，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妻子独揽。“物质文明”由她“总理”，我便搞搞“精神文明”？搓麻将，不会；打扑克，太累；逛公园，嫌闹；荡马路，无味。结果应老年大学之邀，给学友们讲讲诗词歌赋；写些歌曲，让合唱队激情演唱。时而，会会当年知青战友，搞个四重唱，“孤芳自赏”；时而，主持个联谊会，让逝去的青春在夕阳里重温；时而，敲敲键盘，给报刊写些短文，见之报端，便“沾沾自喜”。不算很忙，倒也充实。

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我都喜欢，但区区斗室，叽里呱啦，老婆嫌烦，邻居不干。俗话说：烦恼是自寻的，我要说：快乐是自找的。幸好，我之最爱，还是“宅”在家里，习字作文，有张书桌，就能搞定。

这张书桌，不全归我。“楚汉”两分，各占“春秋”，半栖电脑、半铺宣纸。刷刷刷，徜徉书林墨海；嘀嘀嘀，点击江山社稷，小书桌，大世界也。

这半厢，两人共享。新闻游戏，新奇鲜活，“网事”历历，你上我让；那半边，夫妇轮班。她去做饭，我自练字；她要记账，我就退场。夫晨妻晚，举案齐眉，阴阳穿梭，日月轮转，桌前日子，如此这般。平淡而真实，顺当而温馨。

前贤禹锡，陋室有铭，游仙潜龙，亦传千古；今日我辈，半桌无名，伏翁坐妪，也过一生。雅客名家，各有斋、轩、堂、居自号，著作等身，踌躇满志；我等俗人，但凭粗茶淡饭滋养，春种秋收，匍匐前行。知己知彼，心中释然：可孜孜不倦，不可妄自菲薄，此理古今恒通。

自信自足，自娱自乐；舍身外浮云，踏脚下实地；手中走龙飞凤，心空神游思翔，大心胸，半桌展，不亦悦乎！

当年欧阳修因“少饮辄醉”而自号“醉翁”，当下吾“雄踞”半桌，亦可以“半桌翁”自谓，如此而已。同道听罢，皆大笑。

七夕会　赏心乐事